不同时代的《货郎图》各自有时代特色，其中的写实之笔往往折射出交织于节令风俗的文学和艺术。今人读之，不妨把它看作是与戏曲小说共同构成的风俗叙事，而不论生活中还是剧曲中，货郎儿所具有的笑乐因素，也都一概撷入画笔成为满幅春色。一肩春色由货郎们挑来，自古不曾息肩，平安欣悦的韵律早是融入寻常百姓家，至今仍是逝去之时代令人怀想的生活气息，历代宫制《货郎图》中折射出来的旧日影像，也因此读来教人心喜。

特稿

「牧得肩头一担春」

读宫制《货郎图》散记

扬之水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。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与中国古代名物，著有《古诗文名物新证》、《中国古代金银首饰》等专著

《货郎图》是历代风俗画中满溢欣悦的一类，画笔下，容质俊净衣裳济楚的货郎手摇蛇皮鼓，口唱「货郎儿」，或歇担，或驻车，笑迎手拈铜钱走来博易的主顾，每每是妇人和小儿，正所谓「杏花天气日融融，香雾霭帘栊。数声何处蛇皮鼓，琅琅过金水桥东。闺阁唤回幽梦，街衢忙杀儿童」（汤式〔双调·风入松〕《题货郎担儿》，隋树森编，《全元散曲》，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，页一五九九），卖鲜花，卖首饰，卖吃食，卖饮子，成为一年四季街衢和深巷中流动的欢乐。早有学者提出，从南宋到明代，《货郎图》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性的画题，这些同题画作「实际上是宫廷元宵时节的节令绘画」，「而非现实风俗的简单再现」（黄小峰《乐事还同万众心：〈货郎图〉解读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二〇〇七年第二期），是值得重视的意见。但就表现形式而论，不同时代的《货郎图》依然各自有时代特色，其中的写实之笔不仅纪录生活细节，且往往折射出交织于节令风俗的文学和艺术，既便出于想象和美化的集锦式构图，也依然是以时代风物为根基。

「有声画」

货郎儿多是挑着担子走街串巷，担子的形制主要有两种，一是平肩，即与寻常的扁担一般式样，李嵩绘《货郎图》多幅，都是如此。此外一种是高肩。《水浒传》第七十四回道好汉燕青扮作一个货郎儿往泰安州去行事，但见他「打扮得村村朴朴，将一身花绣，把衲襖包得不见，扮做山东货郎，腰里插着一把串鼓儿，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」。这腰里插着的串鼓儿，便是蛇皮鼓。高肩担子，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0　17-2-15 下午4:48

王利器《水浒全传校注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九年）解释说：「谓扁担两头之高翘向上者，此对平肩担儿而言。」此释甚确。然而扁担两头却是如何高翘呢，且看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孙羊正店旁边一个用马头竹篮卖花的花摊，花朵铺排在竹马背上，串联两个马头花篮的正是一根两头高翘的扁担。日本佐伯文库旧藏宋拓画帖《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参问变相经》第二十七幅，为善财童子游行至险难国宝庄严城顶礼婆须蜜女。画面上方，庭树高茂，厅堂轩敞，婆须蜜女坐在宝榻上，头戴花冠，鬓插步摇，身覆云肩，足登高头履，身出光明。下方是作为叙事背景的都城。简笔绘出一道城堞，城堞以里，便为都市。通衢大道上一个驴背上的赶路者，头上顶着凉笠儿，后面一个肩着凉伞的随从徒步相跟。另一边是挑了担子的货郎儿正偏身回顾，目光所对，乃手里摇着铜钱跑来博易的两个孩儿。货郎儿挑的担子却是两个支架，架上横着板子，一端的板子上面放了几个碗和盏。挑起一对支架的也是一弯两头高翘的扁担。〔或解读此画面曰「可见中年男子以水牛角似的东西挑着担子贩卖玩



宋拓画帖《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参问变相经》第二十七幅
佐伯文库藏



北宋　张择端　清明上河图卷局部
绢本设色
故宫博物院藏
画面中孙羊店旁边有一卖花的花摊，串联两个马头花篮的正是一根两头高翘的扁担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1　17-2-15 下午4:48



山西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西壁壁画上画的货郎

具，后面有儿童在追戏。一般挑着扁担的人物经常出现，以水牛角作扁担的却是十分罕见的，可以窥见当时民间风俗的一斑」。相见香雨《新出现的宋拓华严入法界品善财参问变相经》，《大和文华》杂志（第十六号），昭和二十九年（一九五四年），页六二。山西繁峙县岩山寺文殊殿西壁佛传故事中的酒楼市井图，闹市中的酒楼对面，一个发卖饮子的，同样是如此一挑，货郎儿右手持勺，左手持碗，正向手牵孩儿的一位妇人递过去。可知这「高肩担儿」既可挑起担子走街串巷，又可随宜支就货摊做起生意。同类的图例尚有不少，这高肩担儿且一直延用下来，比如辽宁省博物馆藏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中一个街头卖饮子的货郎担。在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》里，我们看到货

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2　17-2-15 下午4:48



明　仇英　清明上河图卷（局部） 辽宁省博物馆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3　17-2-15 下午4:48

郎儿已是搬演于宫禁成为节日里的游乐，货郎担的传统式样一样没少：四个货郎儿，一个用着平肩扁担，两个用着高肩担儿，一个手推独轮车。

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分工，不过货郎担子置物有限，总有个大致分别，或者以某类为主，兼及其他。前面举出的图例有卖鲜花，卖饮子，又有卖饮子兼卖面具和泥人等耍货的。元杂剧《魔合罗》第一折，高山挑担子上场，自道「每年家赶这七月七入城来卖一担魔合罗」；紧接着是李德昌上场唱一支〔金盏花〕，「……那里这等不朗朗摇动蛇皮鼓，我出门来观觑」，「他有那关头的蜡钗子，压鬓的骨头梳，他有那乞巧的泥媳妇，消夜的闷葫芦」。可见这赶趁七月七入城卖泥孩儿的担子上也顺带着首饰等其他物事。

肩挑物事行于街头巷尾者不止货郎，《京本通俗小说·碾玉观音》曰崔宁方行在路上，只见一个汉子，「挑着一个高肩担儿，正面来，把崔宁看了一看」，这汉子却是郡王派了到潭州干办的郭排军。因此货郎儿必要用唱唤来表出自家的职业特征，当然也是声唤主顾。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卷七：「朱勔之父朱冲者，物中常卖人——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，曰常卖。」此「常卖」，便是货郎儿。至于「自唱」，原有各种声调，为表出商品样式，称扬它的好处，以吸引主顾，自要宛转其音，悠扬其声，求它动听而传远。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七云季春时节，「万花烂熳，牡丹、芍药、棣棠、木香，种种上市，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，歌叫之声清奇可听」。宋徽宗《宣和宫词》有「隔帘遥听卖花声」，可见这一种「清奇可听」的市声是宫廷里也要捕捉的风雅。因此在北宋的时候它即被人采入声调，配以词章，以为戏乐。高承《事物纪原》卷九《博弈嬉戏部》「吟叫」条曰，「……四海方遏密，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戏，其本盖自至和、嘉祐之间」，「京师凡卖一物，必有声韵，其吟哦俱不同。故市人采其声调，间以词章，以为戏乐也。今盛行于世，又谓之吟叫也」。至于南宋，「货郎」已成载歌载舞的表演项目，《武林旧事》卷二《舞队·大小全棚傀儡》一节列举名目数十种，「货郎」即在其中，又云「及为乔经纪人，如卖蜂糖饼、小八块风子，卖字本，虔婆卖旗儿之类，以资一笑者尤多也」。所以能够博笑，各色小商贩的「自唱」当也是表演形式之一。

元代更是唱演不衰，货郎儿手中的一柄蛇皮鼓自此成为特色，而曲调有了从「一转」至「九转」的《转调货郎儿》，原本用作称扬商品，此际竟可以用来演唱故事，且有了凭着唱货郎儿为生的行当。元杂剧《货郎旦》里的主人公张三姑遭难未死，便是跟了唱货郎儿的张懒古学唱，末了以《九转货郎儿》一曲宣敘遭际，得以报仇雪恨。而这演唱形式依然与生活中的「吟叫」相去不远，《货郎旦》第四折张三姑作场，道我「无过是赶几处沸腾腾热闹场儿，摇几下桑琅琅蛇皮鼓儿，唱几句韵悠悠信口腔儿」。于上古时候的鼗鼓，即穿在木把上用于手持的一个小鼓，鼓框两边用短绳各系一个小球一般的鼓槌，手把木柄摇起来，两边鼓槌便敲击作响。元杂剧《朱太守风雪渔樵记》里把这摇鼓的货郎儿甚是搬演亲切，第三折〔正末扮张懒古上叫云〕「笊篱马杓，破缺也换那。」「老汉是这会稽郡集贤庄人氏，姓张，做着个撚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4　17-2-15 下午4:48



明人绘　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卷局部

绢本设色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5　17-2-15 下午4:49

靶儿的货郎。」于是唱一支〔中吕·粉蝶儿〕，道是「我每日家则是转疃波寻村，题起这张懒古那一个将我来不认」。〔做走科叫云〕「笊篱马杓，破缺也换那。」〔唱〕「我摇着这蛇皮鼓可便直至庄门。小孩儿每揣着铜钱兜着米豆。」〔云〕「三个一攒，五个一簇，都耍子哩。听的我这蛇皮鼓儿响处，说道张懒古那老子来了也。嗜买砂糖鱼儿吃去波。」〔云〕「这里是刘二公家门首。摇动这不琅鼓儿，若那老子出来呵，我着几句言语。」可知这蛇皮鼓也称不琅鼓儿，因有个手柄，故又曰「撚靶儿的货郎」。元孟汉卿《张孔目智勘魔合罗》中的货郎儿高山所以曰「这个鼓儿是我衣饭盆儿」。蛇皮鼓之外，也或敲小锣，《南村辍耕录》卷八曰元末至正年间杨完所率苗兵「军中无金鼓，杂鸣小锣，以节进止。其锣若卖货郎担人所敲者」。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》中一个挑着高肩担儿的货郎便是敲着小锣。顺便说到，新春佳节要正月十五过后才是结束，「至十八日收灯，然后学子攻书，工人返肆，农商各执其业，谓之『收魂』」。（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二十）

明代小说戏曲里，依然有货郎儿扮演脚色，前举《水浒传》即是一例，而燕青妆束停当之后尚有情节，宋江道：「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，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。」「燕青一手撚串鼓，一手打板，唱出货郎太平歌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。众人又笑。」此「笑」，是笑他唱得像，却也因为这歌唱本身就可博笑乐，正如前面引述《武林旧事》「乔经纪人」的「以资一笑」。明周宪王《新编黑旋风仗义疏财》杂剧：〔二末改办货郎担儿上，云〕「自家是李山儿、燕青，为因前日打伤了赵都巡，这几日不知东平府信息，蒙哥哥宋江，差俺去东平府打探事情，俺办做个小货郎儿，担着担儿，便入城去走一遭。」接着唱一支〔双调·新水令〕：「将我这蛇皮鼓摇响如城闉，打扮做个货郎儿不辞劳困，穿一件青胯褶，戴一顶黑头巾，卖着些百样时新，俺入城去怕盘问。」又是〔末摇鼓儿云〕「调搽官粉，蜜蜡胭脂，尿葫芦带解粥杓儿。……」以下更以〔驻马听〕〔雁儿落〕〔水仙子〕〔沽美酒〕〔太平令〕几支曲儿历数货郎担中物，虽与此剧主题无关，却诚如吴梅曲论，据此「可见元明风俗之一斑，不当仅视为词藻，轻易读过也」。（《吴梅戏曲论文集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三年，页四〇八）想象当日的演出效果，今人读《货郎图》，正不妨把它看作是与戏曲小说共同构成的风俗叙事，而不论生活中还是剧曲中，货郎儿所具有的笑乐因素，也都一概撷入画笔成为满幅春色。



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《元曲选图·魔合罗》局部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6 17-2-15 下午4:49

「无声戏」

南宋李嵩绘制的几幅《货郎图》，当推为同题画作中的名品。不过正如黄小峰所说，「它并非直接描绘百姓日常生活，而是通过一种杂扮表演来曲折反映另一种现实。进一步说，其目的也并非是演剧本身，而是它们表演时的时间与空间——上元节与皇家组织的庆典」（《乐事还同万众心：〈货郎图〉解读》），因此画作里特地标识的「三百件」，不太可能是生活中一副真实的货郎担儿，这样一副担子，其实也很难挑得起，走得动，且走得稳。但抛开这一类画作中的皇家意旨——如果有的话——不论，从风俗画的角度审视细节，它仍能为我们讲述画里画外的故事，比如画作的时代乃至延伸下来的一个长时段内，宫廷与民间的共同认知以及认知中所包含的生活细节之真实，即便是在一如既往表现物阜民丰的主旨下。

《货郎图》在明代臻于极盛，构图和情景乃至人物的动作和神态也都渐趋程式化。不少画作是出自宫廷，因此风格一变而为富丽华瞻，成就宫禁气象。农具以及寻常百姓的家用什物便成担子上的点缀，多的是明周宪王《新编黑旋风仗义疏财》杂剧所唱「卖着些百样时新」。这时候的《货郎图》或用「四景」来分题，大约既方便悬挂或用于屏风，又暗寓太平乐事依岁时节序而终年不断。其实所谓「春」「夏」「秋」「冬」，四景的分别在画作里不过约略见意，甚至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

清宫旧藏一幅明无款《冬景货郎图》，绢本设色，纵一百九十六点三厘米，横一百零四点二厘米，是中堂的尺寸。上方梅花和山茶、下方溪岸浅坡处的水仙与南天竹用作点景，几弯水波昭示「河开」，呼应于时令花卉以寓岁朝。货担一侧高招「发卖宫制药饵百玩戏具诸品音乐」，已是标明品质。一根扁担挑着两个带提梁的箩筐，货郎身后面的箩筐贴边排着三溜儿书：《尔雅》《孝经》《唐音》《天宝遗事》等。外侧挂着腰鼓，皂靴、儒履，毬，小儿骑竹马用的马头。各式首饰摆在台面上：滴珠式耳环，蝴蝶，凤簪，龙首簪子，珠翠花朵，梳背儿，珠帘梳，网巾圈。上边挑出一层，放着都丞盘。顶端闹竿上悬着綵旗、綵幡、假面，又是小琵琶、小笙等。从几样乐器的尺寸看，大约是耍货。货郎左手拈一柄拨浪鼓，腰下带子上挂着绦子，荷包。担子另一端的箩筐边上搭着五色线带，挂着酒络、茶筅、葫芦，锄头，箩筐里边放着食盒、果盘，蜡烛、插着孔雀翎的花瓶、香炉，鹿角，砚屏，酒注，奁盒、把镜。箩筐底下一层隐约可见瓶和罐。提梁上红绳系着剪子和裁纸刀。竖起的竹竿上拴着帽子，纨扇和鹅毛扇，钟、铃、鼓、拍板，卷轴，镰刀，饭勺。一侧的两根闹竿上挑着悬丝傀儡，还有做成楼台、龙船、花瓶等各种式样的花灯。扁担的一头，又有一个细链拴着的小白鼠。

「冬景」一幅之外，同为清宫旧藏的「春景」、「夏景」、「秋景」诸幅，尺寸大抵相当，也都是标准的皇家样范。「夏景」一幅高招「上林佳果玉壶冰水」，更是以龙凤妆点物件，「高肩担儿」上也是一对蟠龙，直似《水浒传》第七十五回里挑着御酒的「龙凤担」。

「春景」一幅最是色彩鲜丽。栏杆边、湖石旁、芍药盛开之处，一副二龙戏珠式的高肩担子挑出两个斑竹架，两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7 17-2-15 下午4:49



明人绘　冬景货郎图轴及局部

绢本设色　纵一九六·三厘米　横一〇四·二厘米

故宫博物院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8　17-2-15 下午4:49



明人绘　春景货郎图轴

绢本设色　纵一六二·七厘米　横一一六·二厘米

故宫博物院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39　17-2-15 下午4:49



明人绘　秋景货郎图轴

绢本设色　纵一九六·三厘米　横一〇四·二厘米

故宫博物院藏



明人绘　夏景货郎图轴

绢本设色　纵一八六·四厘米　横一〇四·二厘米

故宫博物院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0　17-2-15 下午4:49

边托起红漆描金的货架子，上下两层满满当当的坛坛罐罐和时令瓜果。两侧斜出的四根闹竿顶端都是一个龙头，竿上挑着綵幡和綵胜，面巾和手巾，货郎身后的两根竿上又挂了纨扇、蒲扇、芭蕉扇和一个竹篮，篮子里满盛着翠竹和灵芝。前面的货架子上一个大理石水图小插屏，莲花盘里冰镇着莲蓬和鲜果。蓝瓷钵里露出鲜桃嘴儿，探出勺柄的两个坛子里当是「玉壶冰水」。担子顶上高高擎出一柄四垂宝蓝走水的红伞，走水上挂着花卉图的红股折扇，又是綵幡、葫芦、手巾、毬、幌子、杂佩，累累贯穿。杂佩之一，是艾叶上的一只小老虎，那么是端午节物中的艾虎。虽曰「春景」，却是已经跨进夏天的门槛了。画面下方的湖石旁又是粉粉白白的几丛长春花，地上的一个竹箩里盛着鲜桃，钧窑盆里几尾金鱼，旁边横着竹马。《货郎图》里最不可缺少的主顾是群儿，因此作为小童游戏的竹马差不多是必备。货郎穿着纱衫纱裤，肩上搭了缠枝莲回纹边栏下垂流苏的一条汗巾，巾裹上插鲜花，额角露着一枚金巾环。对着货郎的小儿一手攥着莲花和莲蓬，一手举起一串铜钱，这是《货郎图》最常见的画面安排，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》里也用着这样的程式。这里引人注意的是货郎右手掐着两个相叠的铜盏，在清代以至于民国，它是售卖酸梅汤的货郎所用「唤头」，名作「冰盏」——「售者手执两枚铜碗，两碗相叠，大指小指卡住下碗，二指三指挑动上碗，频频相敲，有断有续，发出『得儿铮——铮』的声音，听来异常清凉，命为『打冰盏儿』」。（金受申《老北京的生活》，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）而这夏日里送来清凉的市声，来源恐怕很早呢。

卖鸟雀也是宫制货郎图的式样之一，



明人绘　货郎图轴

绢本设色　纵六四厘米　横五三・二厘米

故宫博物院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1　17-2-15 下午4:49



明　计盛　货郎图轴
绢本设色　纵一九二·四厘米　横九八·七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大约有着百鸟鸣春的意思在里边。当然李嵩笔下的货郎担子上也挑着一个八哥笼子，不过它只是「三百件」之一，不是专卖。故宫藏两幅构图相似的明代《货郎图》则是专卖鸟雀，其一佚名，其一为计盛作。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一幅明人《货郎图》，也是同样题材，前边挂着的几个假面，后边冰鉴里堆着的时令鲜果，多半都是为着点缀。迎面架子上是红地黄字的「上论促织」，顶端莲花座的牌记上写着「各样名禽异鸟」，担子上下挑出长长短短的招幌，分别墨书「斑鸠」，「廖鸽能言无价宝」，「百般虫蚁全不少」，「鹦鹉鸳鸯瀛鹅鸟」，「鹌鹑玉翅海青班」，「皂花梧桐会舞意」，「山白头」，「笼中异鸟声偏巧」，等等。担子上的鸟笼有大有小，有方有圆，笼条和笼圈的材质也各不相同，原是因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2　17-2-15 下午4:49



明人绘　货郎图轴及局部

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3　17-2-15 下午4:49



明嘉靖　剔彩货郎图盘及局部

高五・三厘米　口径三二厘米　底径二二・九厘米

故宫博物院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4　17-2-15 下午4:49

为鸟的品种不一而各有分别。鸟雀之外，货郎或许也会兼售鸟笼、鸟架、鸟食罐。「廖鸽」当即鹩哥儿，正式一点的名字是秦吉了。「皂花」，清代称作「皂儿」。梧桐，或写作鸹鸼，古称桑扈。鹦鹉、鹩哥，蓄养为听禽语，即招幌所谓「笼中异鸟声偏巧」；皂花、鸹鸼，蓄养为看禽戏。明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》卷十九记他所见杭州禽戏中有名作「灵禽演剧」者，「其法以蜡鸟作傀儡，唱戏曲以导之，拜跪起立，嘴俨若人状。或使之衔旗而舞，或写八卦名帖，指使衔之，纵横不差。或抛弹空中，飞腾逐取。此虽小技，殆有神术焉」。这里说的是杭州所见，但如此禽戏本不局限一地，并且元代就有了。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《朴通事谚解·中》的一段对话即用元代口语表述此戏曰：勾栏里的杂技，有「弄宝盖的，又是一个铜觜、蜡觜造化，带着鬼脸儿趨儿舞。他的主儿拿着诸般颜色的小旗儿，那主儿着那铜觜的『衔将那一个颜色的旗来』说时，便觜里衔将来，与他那主儿」。《谚解》曰：「凡优人以造化鸟雀为戏时，一人擎一彩帛蓧盖，先入优场，告戏雀之由，次有一人捧一雀以入作戏。」造化鸟雀，即驯练鸟雀。前举故宫藏明人《货郎图》画面左下角三个嬉戏小儿，穿红衫的一个，脚边一个鸟食罐，小儿左手拿着鸟杠，杠上拴着的雀儿仰头张口，对着小儿右手的方向，似在接食。猜想这里的画意是抛食驯鸟。田汝成所谓「殆有神术」，其实不外驯禽有方。货郎担子招幌上的「皂花梧桐会舞意」，也正是以此为夸耀。图中的货郎儿恰如周宪王《新编黑旋风仗义疏财》杂剧中的穿戴——「穿一件青胯褶，戴一顶黑头巾」，头巾侧边一枚玉巾环，正中一个珍珠沿边的蝴蝶，此当是正月里特别要戴的闹蛾，那么是要以这样一个细节来表明节令画的性质，而画面上方的牡丹和画面下方的菊花便都属于装饰了。

表明节令画的性质，更多是借助于货架或伞缘垂挂的各式綵幡綵胜，也以此成为明代《货郎图》的程式之一。前面说到所谓「春」「夏」「秋」「冬」的分别在画作里不过约略见意，其实共同的指向是新春佳节，綵幡綵胜正是此际必有的节令时物。《明宪宗元宵行乐图》里货郎担子伞缘走水下边挂着银锭、犀角、方胜、古禄钱等杂宝，在此也是作为迎新纳福的吉祥物，后世正月里的「挂锭」——「锡纸糊成，间以綵牌、方段，玲珑一串」（清顾禄《清嘉录》卷十二）——又曰「挂钱」、「挂千」，或即由此演变而来。

既形成图式，自然更方便移植于工艺品的装饰，如清宫旧藏一件嘉靖款剔彩货郎图盘。货郎担子两端装饰龙首，一头挑着漆箱，一头担着竹箩，箱和箩里分别放着黑漆和朱漆食盒，纱匹、缎匹，筝、琴、三絃。高起的架子前端装饰麒麟、鸾凤、狮子，竿上挂着葫芦，靴子，云锣、铃、钹，一对唢呐，两面令牌，又是唐巾、大帽，毬，琵琶和八角鼓，下方斜着一个弓袋。就构图和什物而言，它可视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苏汉臣《货郎图》——其实是明人画作——的极简版，或者反过来说，彼图是此图的豪华版。一面八角鼓，也为两图所共有。「八角鼓」是清代俗曲演唱，故以此为名。不过作为演奏乐器，它在明代即已出现，并且成就了很了不起的名家。明沈榜《宛署杂记》卷二十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5 17-2-15 下午4:49



永乐宫纯阳殿元代壁画中的云锣
笔者摄

《志遗八·遗事四》「都城八绝」条：「都下百巧骈集，争相高尚，即技艺之微，亦往往造极工巧，有古今所无者，嘉、隆之间，因有八绝之号。」因记「刘雄八角鼓绝」道：「刘初善击鼓，轻重疾徐，随人意作声，或以杂丝竹管弦之间，节奏曲合，更能助其清响云。」《宛署杂记》刻本出版于万历二十一年，所记多为嘉、万年间事。如果「鼓绝」所用的八角鼓就是图中之物，那么宫制《货郎图》倒也颇采风于时尚。

货郎是明代宫廷节日里的表演，宫制《货郎图》则是宫廷里的时令画，它



明 “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”（另一面为“令”字）
中国国家博物馆藏
笔者摄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6 17-2-15 下午4:49

有着「铺殿花」的效果，却又不止于此。来自鉴戒传统的一个正大理由，便是「市声」再现于宫廷，而使长居深宫的九重之尊得窥民情。明刘若愚《酌中志》卷十六「钟鼓司」条中提到，「御用监武英殿画士所画锦盆堆，则名花杂果；或货郎担，则百物毕陈。或将三月韶光、富春山子陵居等词曲，选整套者



上灯圆子
图片转引自【清】董棨绘《太平欢乐图》，学林出版社二〇〇三年



鸟雀担子
图片转引自【清】董棨绘《太平欢乐图》，
学林出版社二〇〇三年



泥孩担子
图片转引自【清】董棨绘《太平欢乐图》，
学林出版社二〇〇三年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7 17-2-15 下午4:49

分编题目，画成围屏，按节令安设，总皆祖宗原因圣子神孙生于宫壶之中，长于阿保之手，所以制此种种作用，无非广识见、博聪明、顺天时、恤民隐之意也」。为皇帝讲述宫墙外面的故事，当然经过了筛选，因此好看，有趣，热闹。「广识见、博聪明」，或许有之；「顺天时、恤民隐」，未必尽然。如果此中总还有一点微弱的鉴戒之意，那么是告诫英主必要以民生为念罢。

清代依然有宫制《货郎图》，只是大部已变换图式，如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乾隆七年丁观鹏作《太平春市图》。传世不同版本的董棨摹方薰《太平欢乐图》虽是宫廷外的制作，却也是以乾隆南巡为机缘，为着逢迎帝心，因此特以「太平欢乐」作为主旋律。但风物人情尚多来自现实生活，上灯圆子、卖泥孩、卖鸟雀，等等，货郎担子都与前朝旧式差不多远，不似宫制《货郎图》连担子上的什物也大半是宫制。不过这一传统做法也未曾断绝，故宫今藏一幅款署「江都宋旭」的《货郎图》便是直接把宫中用物描摹入图。

「妆得肩头一担春」，语出元杂剧《逞风流王焕百花亭》——第一折，卖查梨条的王小二上场诗曰：「洛阳城里卖花人，妆得肩头一担春。假使王孙知稼穑，好花将卖与何人。」王孙不知稼穑，遂有宫廷货郎和宫制《货郎图》活跃在禁中，「有声画」、「无声戏」，于是一齐播放太平景象，为岁朝添得喜乐。然而这一肩春色究竟是「王小二」们挑得来，并且自中古至近代不曾息肩，平安欣悦的韵律早是融入寻常百姓家，因此至今仍是逝去之时代令人怀想的生活气息，历代宫制《货郎图》中折射出来的旧日影像，也因此读来教人心喜。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8　17-2-15 下午4:49



清 宋旭 货郎图轴
纵一六六厘米 横九四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DA16120310-4-p104-160-gai-c5.indd 149 17-2-15 下午4:49